



星辰之海 情岛

[美] 约瑟芬·安卓莉妮 著
郭璐瑶 译

一场绚丽、缠绵的传奇
一曲感人至深的爱情

STARCROSSED



YZLI0890118894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星辰之海 情岛

XINGCHEN ZHI HAI
QINGDAO

[美] 约瑟芬·安卓莉妮 著
郭璐瑶 译



YZLI0890118894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Starcrossed

Copyright © 2011 by Josephine Angelini

Permission for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with Homecooked Entertainment through Foundry Literary + Media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Jacket photo © 2011 by Lara Jade Photography

Jacket design by Hilary Zarycky and Erin Fitzsimmons

Jacket copyright ©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岛 / (美) 安卓莉妮著; 郭璐瑶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星辰之海)

书名原文: Starcrossed

ISBN 978-7-5448-2275-6

I. ①情… II. ①安…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2435号

责任编辑: 张苗苗 美术编辑: 卢强 责任校对: 张弘弛
责任监印: 刘冬 版权联络: 董秋香 媒介主理: 石璐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50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录

第一章	神秘家族	001
第二章	噩梦与干旱之地	014
第三章	复仇女神的低语	032
第四章	我想杀了你	043
第五章	坠落的生活	070
第六章	那一刻怦然心动	083
第七章	特洛伊的诅咒	103
第八章	袭来的憎恨	125
第九章	诸神的协议	141
第十章	奢望的一吻	157
第十一章	你引诱了我	194
第十二章	爱，不能触碰	219
第十三章	风平浪静	244
第十四章	阿芙洛狄特的腰带	264
第十五章	绑架海伦的女人	291
第十六章	再见，卢卡斯	314
第十七章	女巫的神谕	321
第十八章	被驱逐的人	348
第十九章	黎明	370

第一章 神秘家族

“如果你给我买一辆新车，等两年后我上学离开时，这辆车就是你的了，而且几乎还是全新的。”海伦热情地说道。但是，她的父亲才不傻呢。

“海伦，我知道你想说马萨诸塞州的法律规定十六岁就可以开车了。”杰里终于开了腔。

“我都快十七岁了。”海伦提醒父亲说。

“别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同意。”很显然，他赢了，而海伦还没有放弃。

“你那辆蠢车只剩下一两年的活头了。”海伦说的是父亲开的那辆老旧的牧马人吉普，她几乎要怀疑这辆车是在大宪章签订的时候就停在城堡外面的老物件了，“想想我们拥有一辆手动挡甚至自动挡的新车之后省下来的汽油钱吧。爸爸，你要面向未来啊！”

“哦。”杰里不紧不慢地吐出一个字，把海伦所有的热情通通噎了回去。

大势已去，她彻底输掉了。

海伦·汉密尔顿轻轻叹了口气。她看向窗外，目光越过渡轮上

的栏杆，这艘船将把他们带回楠塔基特岛。她想到这一年还要继续骑车上学，如果十一月积雪很厚的话，她就不得不到处蹭车了，或者更糟糕的——坐公交车上学。这种生活真是太痛苦了，她不禁打了个激灵，尽量不再去想这件事。远处，一些有趣的五一节游客朝海伦投来密集的眼神。今天真是够“正常”的。海伦避开他们，照了照镜子。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挺正常的。但是那些游客依旧竞相盯过来，这让她又开始烦躁了。

幸运的是，那天下午渡轮上的大部分游客都在那里欣赏美景，而不是在观赏海伦。他们似乎下定决心非要在夏天结束之前挤在这一处小小的景观地一般，对大西洋上出现的任何一个奇观惊呼“噢”或者“啊”，就像这是他们的义务一样。海伦对这些早已厌倦透了。从小生长在一座小岛上只能是一种痛苦，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小岛去读大学，离开马萨诸塞州，甚至离开整个东海岸。

但海伦并不讨厌在故乡的生活。事实上，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在海伦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的妈妈就离开了她和杰里，但是杰里很早就学会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女儿。他从不围着女儿转，但是每当海伦需要他的时候，他总会陪在她身边。虽然海伦对家里那辆蠢车极度不满，但她知道，杰里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嘿，海伦，你好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是克莱尔，海伦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克莱尔巧妙推开那些挡在她前面的呆头呆脑的游客，轻盈地穿过自己开辟的道路，来到了海伦身边。那过关斩将的架势就像个后卫球员一样。但实际上，她不过是一个穿着厚底凉鞋，优雅、精致的小个子女孩。

“咯咯，你也在进行开学前的大采购？”杰里给了克莱尔一个拥抱。

克莱尔·青木，又叫咯咯，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坏蛋。任何一个被她五英尺二英寸的娇小体形和精致的亚洲外貌所迷惑，忽略她骨子里旺盛斗志的人，都有可能因为小瞧这个姑娘而尝到苦头。克莱尔不喜欢“咯咯”这个外号，但从她还是婴儿时起，这个名字就跟着她了。咯咯的朋友和家人都喜欢叫她咯咯。因为毫无疑问，克莱尔拥有全宇宙最美丽的笑容，这种笑容毫不勉强，更不做作，是那种能让所有人由衷地笑出来的笑容。“那是当然了，我永远最好的朋友大人。”克莱尔回应给杰里一个真心的拥抱，并没留意到他喊了那个让她感到非常困扰的昵称，“我能和海伦单独说几句悄悄话吗？我知道这不太礼貌，但这是最高机密，如果必须告诉你，那……”

“那之后你就会杀了我，对吧？”杰里狡黠地说。他识趣地去买了一杯含糖的苏打水，而他一向贪吃的女儿甚至都没往他那儿看上一眼。

“让我看看你都淘到了什么好东西。”克莱尔一把夺过海伦手里的战利品，开始乱翻起来，“牛仔裤、羊毛衫、T恤、内……哇！你居然和你爸爸一起买内衣！”

“我没有办法！”海伦一把抢回袋子，抱怨道，“我需要新内衣！总之，当我试穿的时候，我爸远远地躲在书店里。但是相信我，光是在买内衣时知道我爸和我在同一条街上，这事就已经够折磨人的了。”她说，微微脸红地笑了一下。

“没那么痛苦吧？你这次又没买什么性感玩意儿。哦，天哪！海伦，你想穿出我奶奶的感觉吗？”克莱尔拿起两条白色纯棉质地的三角裤，很夸张地大笑起来。海伦赶忙将内裤塞进购物袋的最里面。

“我知道，我就是一个大笨蛋！”海伦顺着克莱尔的意思。

思说，像往常一样，她的玩笑并没让海伦生气，“你难道不怕被我这个大笨蛋传染吗？”

“不怕啊，我有很强的免疫力。不管怎么说，笨蛋其实是最棒的，而且永垂不朽。我最喜欢不管我什么时候说内衣，你都会脸红的样子。”

这时，两个拍照的人挤了过来。克莱尔不得不调整姿势，随着甲板运动的势头，像忍者般巧妙地把他们挤开。木讷的他们只顾笑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却根本没意识到克莱尔的小动作。海伦随意拨弄着胸前从小贴身相伴的心形项链，靠着扶手试图站得低一点，这样她就和她朋友的高度匹配点了。

可惜的是，害羞的海伦足足有五英尺九英寸高，非常显眼，而且她的个头肯定还要再长。她已经向耶稣、弥勒佛、穆罕默德和毗湿奴祈祷了无数次，希望自己不要再长高。但她还是时刻感觉到四肢在撕裂，以及夜晚快速生长时产生的肌肉紧绷感。她常常想，如果自己长到六英尺，高过了安全扶手，她铁定会被抛到斯康赛特灯塔的顶端。

卖衣服的人总说她很幸运，但他们还是找不到适合她的裤子。海伦苦恼地发现，那些足够长的裤子总是肥大到露臀，但如果她不想忍受露臀的折磨，那她就必须陷入短裤腿遮不住脚踝的尴尬。海伦很清楚，那些“坏心眼”的卖衣服的女孩可不会露着脚踝走来走去，更别说露臀了。

看见海伦没精打采的样子，克莱尔下意识地抓住海伦：“站直点。”于是海伦徒然地挺了挺身板。克莱尔对站姿很在意，这跟她超正点的日本老妈有关系，跟她更加正点的、一直穿和服的外婆也有关。

“好吧，说点正经的。”克莱尔义正词严地说，“你知道那栋

耗资几百万美元的奢华大楼吗？就是新英格兰爱国团里那个男孩拥有的那栋。”

“是在斯康赛特的那栋吧？怎么了？”想着这事时，海伦脑子里开始描绘出一幅私人别墅和美妙沙滩的美图，可惜的是，她的老爸没办法通过现在那间小店挣够买临海房子的钱。

海伦小的时候，有一次差点溺水，她一直偷偷觉得是大西洋想谋杀她。她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个偏执的想法。虽然她的游泳技术不好，但她还是能够踩水的，而且还能坚持几分钟。但是，这个技术还是退化了，最终，她总像块石头一样沉下去，无论海水的浮力有多大，无论她再怎么划水，都无济于事。

“那栋楼后来卖给了一个超级大家族，”克莱尔接着说，“或者是两个家庭。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猜，那个家族里有两个父亲，而且他俩是兄弟。他们俩都有孩子，所以孩子会是堂兄弟？”克莱尔皱起了眉头，“随便啦，关键是，无论谁搬来，家里都会有很多孩子。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而且，那群孩子中会有两个人加入咱们年级。”

“要我看，”海伦面无表情地接过了话茬儿，“你算了个卦，算出来那两个孩子都会爱你爱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俩为了你疯狂地决一死战。”

克莱尔踢了下海伦：“才不是呢，笨蛋！那两个男生咱俩要一人一个。”

海伦揉了揉腿，装作很疼的样子。其实，即使克莱尔使出浑身力气，也不会伤到海伦一根汗毛。

“一人一个？太没创意了吧。”海伦跟她开起了玩笑，“这样太直接了，没意思！要不咱俩都去追同一个男生，一个根本不会倒追咱俩的男孩，然后咱俩为了爱情决斗厮杀。”

“你瞎扯什么啊？”克莱尔支吾了一句，眼睛盯着自己的脚指甲，假装没听懂。

“上帝啊！克莱尔，你也太迷信了吧！”海伦被逗得大笑起来，“每年你都翻出那些你去郊游时买的算命卡片，然后总说会有奇异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每年唯一让我觉得奇怪的就是，你的寒假从来都没有任何改变。”

“你干吗这么打击我啊？”克莱尔开始反击了，“你也知道，最终会有一些不平常的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你我都优秀，想普通也不行。”

海伦耸耸肩：“我普通，我快乐。事实上，我觉得，如果真像你预测的那样，我的生活就完蛋了。”

克莱尔歪着头，看着海伦。海伦解开耳朵后面的头发，披散到脸前，她很讨厌被偷瞄的感觉。

“我知道你会不凡，因为我就是觉得普通这两个字不适合你。”克莱尔若有所思地说。

海伦换了个话题，她们又聊起了班级的课程安排、跑步，以及是否应该去把刘海儿剪掉。海伦需要一个新变化，但克莱尔却和海伦恰恰相反，她绝对不允许剪刀碰到她那长发飘飘的金发。

聊着聊着，不觉，她们已临近被称为“色狼区”的渡口。

她们都不喜欢关于这个渡口的事情，但是海伦对它更觉敏感。她又想起那个神经质的男人，他跟踪了她整整一个暑假，直到有一天他从渡口消失了，海伦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但这并没让她感到宽心，她总觉得自己像是做错了什么。她从没跟克莱尔讲过这件事情，但她心里一直有种淡淡的愧疚。那个男人就那么走了，她当时似乎还闻到一股头发被烧焦的恶臭。这让她心中长久盘绕着一丝不安，但是她也只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当那只是一个天大的玩

笑。海伦勉强笑着，拉起克莱尔，慌忙去往别处。

这时，杰里碰巧走了过来。克莱尔向他们告别，许诺第二天在海伦工作时再来看她。这是夏季的最后一天。

海伦一周有几天是要帮老爸打理生意的。父亲和别人在岛上合伙开了一家新闻杂货店，除了晨报和咖啡，还卖一些盐水太妃糖、便士糖果、焦糖糖果和装在真水晶罐里的太妃糖、甘草糖。另外，还有刚摘下的鲜花、手工制作的贺卡、小礼物、魔术把戏之类的季节性的装饰摆设。这些都是为游客准备的，但也有为当地人准备的生活必需品，例如牛奶和鸡蛋。

大约六年前，这个新闻杂货店开拓了新业务——引进了凯特的蛋糕，自那时起，这里的生意就异常火爆。凯特·罗杰斯是个很简单的人，却是个烘焙天才。她可以用任何作料做出派、蛋糕、酥饼、小甜饼或者松糕，甚至大家都不喜欢吃的布鲁塞尔豆芽菜和西蓝花都得拜倒在凯特的手艺之下，成为牛角面包里的好佐料。

在凯特三十多岁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富有创意和智慧。她跟杰里搭档后，她翻修了杂货店的后院，使之成为岛上艺术家和作家的理想天堂。同时，她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招惹那些势利小人。凯特总是用心烘焙着食物和咖啡，希望客人们喜欢。这些人里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有诗人，有城市的工薪阶层，还有企业大亨，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喜欢坐在她的柜台前，看着报纸享受着咖啡。凯特总能让每个人都感觉愉悦。这一点，海伦无比欣赏。

当凯特得知海伦第二天要来上班时，她赶紧将面粉和糖准备好。真是累人啊！

“海伦！幸亏你来得早啊，你能帮我……”凯特示意那四十磅重的麻袋。

“没问题！千万别拽袋子的四个角，那样会闪着你的腰的。”海伦一边提醒她，一边跑过去将整个麻袋扛起来。“为什么路易斯不来帮你？他今天上午不是上班吗？”海伦疑惑地指着值班表上的另一个名字，问道。

“这是在路易斯走后才送来的，我本来想把这些东西暂放在这儿，但一个顾客差点被绊倒，所以我就赶紧来搬这些麻烦货，虽然搬不动，但也得努力试试啊。”

“给我点好处，我就帮你！”海伦打趣道。

“成交。”凯特高兴得大笑起来，脸上绽放出迷人的笑容。

海伦轻轻松松地扛起麻袋，将货物整齐码放进储藏室。凯特贴心地给她倒了杯粉色的香槟柠檬水，那是海伦最爱的法国饮料。法国，那是海伦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

“你这么瘦竟然这么有力气，真让人嫉妒，”凯特边说边为海伦烘焙樱桃起司，“天气这么热，活儿这么重，你竟然连气都不喘一下？”

“我这不喘粗气吗？”海伦撒了个小谎。

“你那是叹气，和喘气有天壤之别。”

“我的肺活量比你大啊。”

“但是你比我高啊，所以你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她们碰了个杯，抿了一小口饮料。凯特和海伦比起来，比较矮，而且还有点胖，但是她整体看上去匀称极了。海伦每次见到凯特，总会想起“丰满”这个词。她觉得这个词意味着“性感的曲线”，但是她从来没这样形容过凯特，她总害怕凯特会误会什么。

“书友会是今天晚上吗？”海伦随口问了一句。

“嗯，但是我怀疑大家不会讨论昆德拉。”凯特傻笑了一下，搅动着杯子里的冰块。

“怎么了？有大新闻？”

“爆炸性新闻，一个超级大家族要搬到岛上了。”

“搬到斯康赛特？”看到凯特点头，海伦惊讶地眨着眼睛。

“哟喏！他们会不会因为太显赫而不屑于和我们吃顿便饭呢？”凯特开起了玩笑，把杯子转了个圈。

海伦不禁尖声大笑。这时，几个客人恰恰要结账，海伦利索地处理完，就又和凯特开始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觉得那么大一个家族买那么大片房产没什么好稀奇的，况且他们要在这里住个一年半载的。一些老年夫妻，只是为了过个夏天，就会买一个大得不得了房子，找个邮箱都能迷路，那才稀奇。”海伦说。

“是啊，”凯特迎合着说，“我还以为你会对新来的提洛斯一家感兴趣，因为你会和他们家的一些孩子一起毕业。”

海伦愣在那儿，“提洛斯”三个字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打转，这个名字对她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是怎么了？她在脑子里一直听见“提洛斯”三个字，一遍又一遍。

“海伦？海伦？别发呆了。哦，看，谁来了？”凯特突然冒了一句。她转向几个早到的书友会会员，和他们激动地聊了起来。

凯特的预测是对的。《布拉格之恋》怎么会有那个大家族搬来的消息更激动人心呢？有人说他们是从西班牙搬来的。不过，他们原本就是波士顿人，只是为了能和他们整个大家族住得更近一点，三年前才搬往欧洲。但是现在，他们突然决定搬回来了。他们所谓的“突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要花上大把时间去讨论。学校秘书暗示读书会成员们说提洛斯家的孩子错过了入学申请登记，只能另寻门道，走些贿赂。还说他们签了某些特殊协议，让家具会按时用船送到。他们还说，提洛斯家的人离开西班牙时好像特别匆忙，

他们猜测这铁定是因为他们大家族内部出现了矛盾。

从他们的谈话中，有一件事海伦可以确信，那便是提洛斯一家非常开放。两个兄弟关系的父亲，一个妹妹，一个妻子（兄弟俩中有一个是鳏夫），还有五个孩子。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们聪明、漂亮、富有，完美得不可思议。对这个神秘家族的巨大好奇，还有不可遏制的流言飞语，已经把提洛斯一家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可真让海伦难以忍受。

海伦躲在签到处，想屏蔽掉那些吵闹的窃窃私语声。但提洛斯家的名字，依旧不断刺耳地响起，尖锐得好像是被喊出来的一样。烦恼的海伦转身去杂志区，希望转移一下注意力。但她还是能听到他们细碎的交谈声，还有不时发出的吃惊的声音。他们在讨论那五个孩子中的卡珊德拉，据说她只有十三岁，绝顶聪明，已经跳了一级，准备上高中了。但一般来说，书友会并不赞成跳级。说起个中缘由，怕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没那个能力吧。

也许卡珊德拉跳级，是因为五个孩子不喜欢被分开。他们只有待在一起，才会更有安全感吧。海伦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想，但她隐隐知道她是对的。她知道她要尽可能地远离那些八卦大神，否则她就要忍不住朝着凯特的这些朋友大吼大叫了。她需要让自己忙起来。

当她擦拭完那些架子上的糖果罐时，她已经把那些孩子刻在了心里。伊阿宋和阿里阿德涅是双胞胎，赫克托耳比他俩年长一岁。卢卡斯和卡珊德拉是兄妹关系，也是前三个人的表兄妹。

海伦给花换了水，又给几个客人打了电话，但她满脑子都是提洛斯一家的八卦消息。听说赫克托耳第一天不会去上学，因为他还在西班牙的潘多拉姑姑家，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戴上与肩同长的橡胶手套，穿上长围裙，开始收拾垃圾堆

里那些可回收利用的物品。“卢卡斯、伊阿宋、阿里阿德涅将和我是同班同学，我能天天和他们在一起。”

接着，海伦又打开洗碗机，拖了地，最后开始数钱。她觉得卢卡斯这个名字太蠢了，他根本就不该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个笨蛋。

“海伦？”

“怎么了，老爸？没看见我在数钱吗？”海伦很生气，双手一拍，桌子上的二十五美分硬币都被震了起来。

杰里温和地做了个手势。“明天就是你开学的日子了。”他用柔和的语气提醒她。

“我知道！”海伦不假思索地说。她的心中依旧莫名地烦躁，但她不想把气撒在父亲身上。

“已经快十一点了，亲爱的。”他的眼中充满了关切。

这时凯特循着吵闹声从后面走了出来。“海伦？你还在这儿？哦，实在抱歉，杰里。”她急忙解释，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海伦，我告诉过你九点把前门锁了就可以回家去啦。”

他们都盯着海伦，但她只是默然地把所有纸币和硬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

“我很压抑。”海伦说。

杰里和凯特困惑地对望一眼。凯特麻利地接过海伦手里的活儿，把他们送出了门。海伦吻别了凯特，精神依旧恍惚，她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里，她到底怎么了。

杰里默默地将海伦的自行车放进吉普车的后备厢里，开启了发动机。开车的时候，他转过头看了她好几次，却欲言又止。

直到停车，他才开了腔。“你吃过东西了吗？”杰里温柔地问道，眉毛不禁扬了起来。

“我……吃了。”海伦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吃的什么，什么时候吃的，只隐约记得凯特给她做了一些樱桃点心之类的东西。

“明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是不是太紧张啦？高二可是很关键的一年。”

“我一定是紧张过度了。”海伦心不在焉地揶揄道。杰里瞥了她一眼，咬了一下嘴唇，深深呼了口气。“我觉得你应该找坎宁安医生开点治恐惧的药，这种药是帮助那些在人群中具有恐惧感的人，你知道的吧？”他像猛然想起了什么，大叫道，“陌生环境恐惧症！就是叫这个。你觉得这药对你会有帮助吗？”

海伦拨动着脖子上那串精致的项链，笑了：“我觉得没用，老爸。我又不害怕陌生人，只是有点害羞而已。”

她知道自己在撒谎，她不光是害羞，每当她表达自己并且受到关注时，甚至只是碰巧被注视时，她的胃就会绞痛难捺，就像胃流感或者经期痉挛一样。但此刻她依旧微笑着，故作镇定，她不想告诉父亲这一切。

“你确定没事？我知道你从来不会要求什么，但你不需要帮助吗？我觉得这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习以为常的吵架方式。

海伦打断他：“我很好，真的！我不想去看什么坎宁安医生，我不想吃药，我只想回家然后吃点东西。”她一口气说完，然后下了车，把老式笨重的自行车从后备厢里扛了下来。看着她，杰里无奈地笑了笑。

海伦按下轻快的自行车铃，冲着她老爸咧嘴笑着。“你看，我很好！”她说道。

“如果你知道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普通女孩来说有多难的话，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你不是普通女孩，海

伦。你想要逃离那条路，但你不能，你就像她。”杰里说着，声音有些飘忽。

不知这是第几千次了，海伦在心中诅咒母亲。那个女人怎么可以那样伤害她善良温柔的父亲，怎么可以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男人，怎么可以无情到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呢？怎么可以不留下任何一张冰冷的照片让人去聊慰相思之苦？

“你赢了！我不是普通人，我很特别，就像每个人都有他的特别之处一样！”海伦故意开起了玩笑，她要让父亲振作起来。她把自行车推向车库，走过父亲身边时，还特意撞了他屁股一下：“现在有什么吃的没？我饿极了，这周可该你到厨房劳动了。”